

語絲

期七十四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我最

壇明

我最不喜談政治：這並不是想去專心弄什麼學問藝術，也不是由於什麼主義與問題，實在只是沒有這個趣味。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約不談政治，那是我所極端贊成的，在此刻想起來也是那時候的工作對於中國最有意義。可是，這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個人至今還沒有改變這個態度，環境却改變了，——我所在的北京大學三年以來滾入政治漩渦，連帶我們不要談政治的人也跟著牠滾，雖然無從去怨天尤人，總使我覺得極不愉快。民國十二年五月，十六名人發表政治主張，至十三年一月，因為那羅文幹事件，大學校長辭職出京。這些事我都不以為然，但未會說話，因為我本來不喜歡談政治，況且這不是他們的「個人的」政治活動麼？然而，事實上，校長既被彭允彝逼走，學校當然不能悠然地置身事外，拱候為舊校長所不齒的教育長官派新校長來接任，於是以學校

反抗教長的行動自然就發生了。我在這里並不想批評什麼人，我只說明北大之滾進政治漩渦是這樣地起頭的。學校也同個人一樣，有牠的校格與態度，不能輕易改變，——這也正同個人一樣。北大對於不職的教育長官既決定反抗的態度，遂由彭而王而章，一律反對，正是必然的趨勢，我們個人雖極希望學校早日與政治分離，在學校方面却斷無可以自動地中途變節之理。但是這顆鈴繫上去了，總須解牠下來，不過我們（此處不妨作單數解）沒有這個能力，即使不是說沒有這個責任，雖然我是始終反對弄政治的。幸而這回反對章士釗事件發生，給予北大以改變態度的機會，現在已經評議會通過一條規定，加以限制：以前因十六名人的宣言而滾進政治漩渦的北大於是因十七教授的抗議而又滾出政治漩渦來了，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因為我是最不喜歡談政治的，如上邊所說。

政治我是不喜談的，但也有要談的東西。

我所頂看不入眼而頂想批評的，是那些假道學，偽君子。第一種人滿腦子都是「兩性銜接之機械結構」，（原語係疑古玄同所造，今用無印總長呈執政文中語代之，較為雅潔而意義恰合，）又復和以巫醫的野蠻思想，提了神秘的風化這二字咒語，行種種的罪惡，固然可憎極了，第二種人表面都是紳士，但是他們的行為是——說謊，反覆，卑劣……尤其是沒有人氣，因為他是野蠻之更墮落的了。在最近的女師大事件裏，我們居然得見許多這樣的人物，這個恰好投吾所好，有了說話的資料，不免寫了幾篇文章，——但是正經事却也悞了不少，有幾本書因此還擱著不曾看完。今日在抽屜底裏找出祖父在己亥年（1899）所寫的一本家訓，名曰恆訓，見第一章中有這樣的一節話：

「汝有用精神為下賤戲子所耗，何昏愚至此！」

自後逢歌戲筵席，輒憶前訓，即託故迷歸。」

本日期錄

- | | |
|-------------|----|
| 我最 | 壇明 |
| 希臘的朝山和奇蹟(三) | 魯彥 |
| 第一個戀人 | 衣萍 |

我讀了不禁覺得慚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談政治或什麼似的。我真是非立志滾出這個道德漩渦不可，反對假道學和偽君子豈不是與反對無恥政客一樣地危險，即使沒有大之小之的各種災難，總之也是白費精神，與看戲三日夜是同樣的昏愚。我雖不肖不能希望點到翰林，繼承祖武，這一節遺訓我總可以也是應該身體力行的。我現在再布告很可喜的一件事，其可喜的程度與北大那件差不多的重大，這便是我也開了一個新局面，我不再來反對那些假道學偽君子了。我要做我自己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什麼呢？只有上帝知道。我所想知道一點的都是關於野蠻人的事，一是古野蠻，二是小野蠻，三是文明的野蠻，我還不曉得是那一樣好，或者也還好只好來拈鬮。拈鬮，拈鬮！……不知道是那一樣好。倘若是他的意思，叫我拈到末一個鬮，那麼南無三寶！我又得回到老局面裏去，豈不冤哉！……這且不要管牠，將來再看罷。拈鬮，拈鬮！等拈出鬮來再看。我總希望不要拈著第三個鬮，因為那樣做是昏愚。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註，加題目是大難事，今不得已用周秦古書之法以首二字名篇。

希臘的朝山和奇蹟地 魯彥譯

三
在這些莊嚴的做作中，祭師們自然混入了

一點欺騙以冀醫病的倍增，吸引病人到廟裏來，作出哄動的廣告。

他們幫助病人們做夢，約在夜將盡的時候，親自來到寢室裏。他們穿著神的服裝，幾個扮阿斯克萊片與後代的陪伴着。以這一幕喜劇，他們利用那正當病人欲睡欲醒常以所看見的實際的景為超自然的顯現的時候，前面所講的拍路妥的一幕可以證明：因為奴隸卡呂奧儒雖沒有做夢，却看見了神醫在醫病。實在，這顯現在他眼前的是假扮阿斯克萊片與的祭師和他的肉和骨，他看見睡的人醒來，便小心的走了。

海羅諦阿儒(Herodiano)紀元後一八〇—二三八)有一句話可以證明祭師的巧計。他說，羅馬皇帝蔡臘(Caracalla)生於紀元後一八八年)到派爾加摩(Pergame)去求神，直至回去得到了非常多的夢，這些夢都是他所想望着的。這明明是阿斯克萊片與後代不敢違背皇帝的任情，得罪他的威風。

我們將叫他們為騙子嗎？不完全是這樣的。那些祭師確是不僅自以為是神的大臣，且以為是他的後代，他的醫學的保守者。他們因此很自然的幫助他，代替他。我們這樣的避去了乖戾的夢的危險(原註：例如雄辯家阿呂斯替陀有一次夢見神對他命令說，他要從他的脈裏取出一百二十磅血)。他們又這樣的可以用

五〇

那些先前醫治的熟練所教導他們的方子。但他們把醫事裏在恰能欺騙病人的幻想的奇蹟中，這種偽醫樣子，他們有答是無疑的。他們在神殿裏養許多老實的蛇，他們在阿斯克萊片與儒中有許多狗和別的獸，就是如此，他們訓練牠們，簡單的喊了一聲，牠們就來舐病人身上的傷處或觸動患病的一部分，古人相信蛇舌的觸動便是奇蹟，是真的。有一次一隻狗為阿斯克萊片與保留了一個孩子的性命，民衆也許因此便相信神報酬狗類，賜給牠們以醫病的能力，也是真的。但牧師總是千萬次的要證明這種無稽的信仰。因此若是他們喜歡做這事情這，就是因為他們相信這是有益於他們的生意的。

因了生意的廣告的需要，於是使他們不得不裝出一切都相傳的樣子，對於不懂的人所講的阿斯克萊片與儒內的奇蹟。他們讓這種人，或竟使這種人，為他們在大的匾碑上刻上字。關於這個，前面已經有點講到。後面的幾條指示出紀元前第四世紀時的希臘人的深信。

「獨隻眼者——一個男子的一隻眼睛只有眼臉，眼臉內什麼也沒有，裏面完全是空的。他來求神了。廟中有些人說：「這個人無知得很。他以為他會看見的；但是他連眼睛的開端都沒有，他只有空地哩。」然而他却到寢室裏躺下了。他睡熟時看見神；神搓圓了一種藥，分開他的眼臉，塞進藥去。天亮時這個男子出來，

兩隻眼睛都看見了。」

「由海臘克萊奧(Herakleo)來的肺出膿者哥爾該奧(Gorsio)——這個人在戰爭中肺部為箭所傷，凡一年又六月，膿出了六十六桶。他躺在寢室裏，做着夢。他好像覺得神從他的肺部抽出了箭頭。他天亮時出來好了，兩手拿着箭頭。」

「噁童子——噁童子來廟裏將祈求聲音，先作祭祀和敬禮。完了後，一個站在神旁邊司火的年青的神看着童子的父親，說：

「你允諾在這一年中獻些謝禮嗎，若是得到了你所期望的？童子忽然說：

「我允諾。」

童子的父親非常驚異，命他再說。

「是的，我允諾——童子覆述說，他的病就從此好了。」

「從米替萊儒(Mitileno)來的海臘耶奧(Herajeo)——這個人的頭上沒有一根頭髮，但在頭上，却有許許多多。人家譏笑他，他害羞，他便到寢室裏去睡了，神在他的頭上搽了一種藥，他就有了頭髮。」

「從岐來儒(Kireno)來的提阿夷妥(Diagor)——這個人的膝軟弱。他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他好像覺得神命僕人把他扛出了寢室放在神殿前，——完了之後，神駕上馬車，在神殿前團團的走，使馬在他的身上走過，——完了之後，他的膝能站直了。他天亮時出去全愈了。」

「三歲而生的女孩——伊鐵黑摩尼卡(Monika)由派萊儒(Pellens)到廟裏求嗣。她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她好像覺得她求神讓她懷一個女胎。」

「你將懷孕了，——阿斯克萊片奧回答說，——若是你還有所求，我將使她完成。」

「我不再希冀什麼了，她說。」

於是她果然懷孕了，但是她懷着這個女孩在壯裏三年。最後她又來求神，使她生產。她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她好像覺得神問她：

「凡你所求的不是都得到了嗎？你沒有懷孕嗎？」

聽了這個埋怨，伊鐵黑摩尼卡不敢提生產的事了。

「你還希冀別的呢？——阿斯克萊片奧又說。」

「你既然預備使我滿足，最後她說道，——告訴你，我是來求你使我生產的呢。」

「我將使她完成，——神回答說。」

做了這個夢，她立刻從寢室裏走了出去。當她走到神廟外，她便生了一個女孩。」

「克萊奧(Kleio)懷孕了五年——這個人懷孕了五年。她來求神，睡在寢室裏。她幾乎還沒有走出，恰在神廟外，她立刻生了一個兒子。這孩子出胎後即自己到泉水中去洗了一個澡，回來在母親的旁邊散步，克萊奧得到這一個奇蹟，叫人在碑上刻上字：「可驚羨的並不

是大的碑，是奇蹟。克萊奧懷孕了五年，直至

在神廟裏睡了一覺，神便使她健康了。」

祭師們是不是在施外科手術。我們不知道。但是有些描寫神的碑文中不少寫及無知的故事，而且這些東西足使相信的讀者驚異。例如：

「從妥羅儒(Torono)來的男子——這個人身內有水蛭。他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他好像覺得神用大刀割開了他的胸部，拿出了水蛭，把牠們放在他的手中，縫上了胸部。天亮時，他手中拿着水蛭出來，病好了。這些水蛭是他以先被繼母所騙，丟在他的茶裏，他喝了進去的。」

「拉采達夷摩儒(Lacedaemono)地方的水腫病者阿臘泰(Arta)——這個患病的年青女人的母親來睡在寢室裏，讓女兒在家裏，她做了一個夢，她好像覺得神把她女兒的頭割了下來，把她帶頭的身體倒掛着——所有的水都流了出來！神隨後便把身體解下，把頭放在頸上，她做了這個夢回，到拉采達夷摩儒，看見她的女兒病好了，而且她的女兒也做了相同的夢。」

「肚子內部受傷的男子——這個人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他好像覺得這樣，神命隨侍的僕人們把他扯住按住，要割他的肚子。他要逃走。但是那些奴隸把他捉住，把他綁在門環上。隨後，阿斯克萊片奧剖開他的肚子，割去受傷的東西，又縫了上去，放了他。隨後他出

來時好了。病房的路上滴滿了血。」

讀了這些奇異的醫治，阿斯克萊片奧儒的拜訪者非常的驚羨，覺得神竟是這樣的萬能，這樣的行善。同時，他們對於他的廟顯出慷慨的樣子。祭司們又親自不斷的請他們解開錢袋；因為他們提醒人家，說阿斯克萊片奧是要薪金的，說誰不給他，他要發怒的，說他必定願意人家把錢給愛片達羅的牧師們，不願意給別的人，當他的愛片達羅施醫的時候。後面的故事就是指出這個給我們：

『從泰鎮 (Taso) 來的海爾摩儒 (Hermiono) —— 海爾摩儒瞎了眼，為阿斯克萊片奧所醫愈。但是他沒有送謝禮到廟裏去。因此神又使他的眼睛瞎了。他又到廟裏來，睡在寢室裏，眼睛又好了。』

『從台沙李奧 (Tessalio) 來的彭達羅 (Pandaro)，他的額上有傷疤——這個人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他好像覺得神用細帶包住了他的疤，命他走出寢室時拿去細帶，把牠掛在神殿中。他天亮時起身，拿去了細帶。他的額上已沒有疤痕，但在細帶上了。他便把細帶掛在神廟裏。』

隨後也有傷疤的愛海陀羅 (Ehedoro) 却把彭達羅的傷疤加在自己的額上了。這是這樣的：彭達羅托愛海陀羅帶錢給愛片達羅的神，

愛海陀羅不交出來。他睡在寢室裏，做了一個夢。他好像覺得這樣；神站在他的旁邊問他，收了彭達羅託他帶給神廟的錢沒有。

『沒有，』愛海陀羅回答說，『但是，假使你把我醫好了，我可以在廟裏立一個有碑文的像。』

隨後阿斯克萊片奧便把彭達羅的細帶裹住了他的傷疤，命他出了寢室拿去細帶，到泉中洗一洗額，在水中照一照自己。他天亮時走出寢室拿去細帶，帶上已沒有疤痕，在水中一照，他看見他的額上有彭達羅的和自己的疤痕。』

『從反羅 (Fero) 地方來的鎖斯塔臘泰 (Sostata) —— 這個人的鼓脹病已生了一年，肚子脹得不能走路，須人扛抬。她到寢室裏來，睡着，沒有做清楚的夢，因此人家又把她抬回去了。在路上，珂爾儒 (Horno) 村的附近，一個美麗的男子似乎走了近來。他問僕人，什麼是不幸，命他們把她躺着的床放在地上。隨後他剖開她的肚子，取出許多腸虫，裝滿了兩隻桶。他縫上肚子，把鎖斯塔臘泰醫好了。這時阿斯克萊片奧纔說自己的名字，並且命她送謝禮到愛片達羅去。』

這種商業的廣告，在我們看起來似乎於並不貧窮的神的大臣很高尚。例如他們有時喜歡毫不猶豫的破壞那些敢和他們競爭的鄰廟的

生意。你聽：

『從塔來再儒 (Treneno) 來的阿呂斯泰哥臘 (Aristogora) —— 這個女人的肚子裏有許多腸虫。她躺在塔來再儒的阿斯克萊片奧神廟中，做了一個夢。她好像覺得神的兒子們——因為她自己不住在那裏，是住在愛片達羅——割下了她的頭，合不上去，派別的去請阿斯克萊片奧。這時天亮了，祭司看見她的頭離開了她的身體。第二天夜裏，阿呂斯泰哥臘做了一個夢。她好像覺得從愛片達羅來的神把她的頭放在頸上，剖開她的肚子，取出腸虫，又縫上。後來她的病便好了。』

這雖然是一種也許有用的，可惜的偽醫，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阿斯克萊片奧儒的醫學的莊嚴。凡在那裏實地醫愈的病，滋養着希臘人對阿斯克萊片奧的深信。當邪教衰頹的時候，這位神的崇拜在基督教的發展的面前還是很久沒有減退。甚至在新教勝利之後還有許多關於這位神醫的紀念物存留着。我不講那些在人民的腦中替代阿斯克萊片奧的醫病的聖人，我祇說底下的事情了：一個十六世紀的著作家報告說，他在帕度奧 (Padua) 看見幾個農家的孩子到聖安妥尼奧 (Sancta Antonio) 的教堂中去睡覺。近時喬治派羅鐵 (Georgio Perrot) 法國考古學家生於一八三二年，尚壽明在來斯婆 (Lerbo) 島中，還有這種阿斯克萊片奧儒的積

習的古風：病人睡在教堂裏，求在夢中得到所需的醫治法的預告。

(完)

第一個戀人

衣萍

那一年，我大約是十六歲罷，因為父親在古城開藥店，我便隨着父親，住在店裏。每天到古城後街的一個高小學校裏去讀書。

高小學校裏的功課並不多，每天下午二時便沒有功課了。課餘後，我回到店中，照例是看看三國演義，或者隨着店中的夥計們，街前街後的去跑跑。店中一共有十六個夥計，其中有一個和我脾氣相合，情感最密的。叫做華桂。華桂是一個身材矮小，舉動敏捷的小夥計，那時年紀也不過十七八歲罷。面白而紅，梳着一根很粗的「流水辮」，整日的盤在頭上。

我那時好看三國演義。華桂不識字，但少時聽他的舅舅過三國演義的，有幾段記得熟。像什麼「諸葛亮三氣周瑜」哪，「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哪，「火燒赤壁」哪，華桂是一開口便滔滔不絕的。只要父親不在櫃台上，我們倆便滔滔的談起來了：

「三國時誰最會打仗？」我問。

「我以為是呂布，你呢？」他決然的說。

「我以為是趙子龍。呂布不如趙子龍，因為他終於給曹操殺却了。」

「那不能怪呂布，是貂蟬害了他！呵！貂蟬！迷人精！狐狸精！……貂蟬是狐狸精變的。」他憤然了。

「狐狸精！呂布為什麼還喜歡他？哼！」

「呵，因為她是女子呵！女子是迷人的。」

那一對肥胖而突出的乳！像饅頭般的柔軟的乳呀！只要摸一摸，只要摸一摸……華桂像瘋狂一般地跳起來。

我忍不住笑了，走近他的耳邊輕輕地問：

「你摸過……沒有？」

「沒有……但總得摸一摸。」

華桂和我是常常這樣胡扯的。但父親甚不喜華桂，以為他太滑頭了，囑我不要和他親近。我那時對於父親的深奧的意見是不了解的。我相信華桂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他老實，活潑，而且比旁的夥計不會躲懶。

古城是一小市鎮，鎮臨小河，可以通船。

河的彼岸，有幾座小小的土山，雖無古木大樹，但山坡秀雅，春來時節，紅花青草，叢生滿山，倒影入河，風景也十分清麗。河中設小渡二，用渡往來行人。埠頭則以石砌成。古城婦女，常三五五五，在那裏洗濯衣服。華桂常攜着店中的藥材，到埠頭上，臨流漂洗。我課餘的時節，有時也提着釣竿，隨着華桂，坐在離埠頭數十武的岸上釣魚。

不知從何時起，華桂忽然認識一個洗濯衣服的人。我去釣魚，便看見華桂洗完藥材，總是不肯就走，同那婦人夾七夾八的閒談。遠遠望去，那婦人好像是什麼人家的女僕，面圓身健，雖是毫無裝飾，却也有幾分可愛。我懂得華桂的心思，只顧低頭釣魚，不忍過去催他。

但華桂後來竟愈弄愈糊塗了，有時他和那婦人竟一談兩點鐘不肯走。那一天，我因為釣不着魚，肚子裏又十分饑餓，急於要回店晚餐，於是便生氣了：

「華桂！你不回去，我要走了。」

「哦……」華桂很驚慌的抬起頭來，望一望我，便匆匆地別了談話的婦人，拿起藥材，伴我走了。

在路上，華桂悄悄地告訴我說：「飛哥兒，你千萬不要告訴掌櫃的，今天……」

「噲……」我笑了，「有味哪，談話！她叫什麼名字？」

「月娥，王家的女僕。哈哈，飛哥兒，她今天說起她們那裏李家的少女，纔真美麗呢，簡直同貂蟬一般的美麗？」

「那有的話，同貂蟬一般的？」

「真的，她這麼說。不相信，我們可以設法去瞧瞧。」

「我不要瞧……」我有點害羞了，但心裏却飄飄然起來，望着天邊一抹的鮮紅的燦爛的晚霞，晚霞中髮髻幻出一個美麗絕倫的少女，婷婷娜娜地望着我微笑。臉上也不自覺的發起燒來。

(二)

從那天起，我的怯弱的心中便起了一層意外的波瀾了，無論是吃飯，睡覺，或是入學校的時候。

「我總得瞧一瞧……」

其實爲什麼要瞧？瞧了又有什麼目的？連我自己也十分茫然。純潔而幼稚的心已陷入戀之煩惱裏了。在人生的旅路上走着的朋友，有誰不曾喝過一勺戀之苦汁呢？然而我未免喝得太早。

但我對於華桂，却不肯明白地將心事說出來。我只是對於華桂比以前更親密了，而且當華桂下河洗藥材的時候，我總是提着釣竿，悄悄跟去。父親似乎很不滿意，曾罵了兩兩次，囑我不要隨着華桂外出。但我那時對於父親的譴責，似乎毫不在意。仍舊是提着釣竿課畢便悄悄出門。

我漸漸和華桂的戀人也弄熟了，她的確是一個有說有笑的好婦人。據華桂告訴我，她十六歲便嫁給一個鄉人爲婦，因爲丈夫好賭博，把家中的田地賣盡當光了，她只得回到古城來當傭婦，現在一月拿人家兩元的薪水。那賭博的丈夫，還時時來纏她，一月至少要纏去幾吊銅子，有時竟連兩元薪水，完全纏去。

那一天，當晚霞映在對岸的山頂的時節，我和華桂又在埠頭上等着月娥了，因爲華桂和

月娥約定，今日來埠頭的時間比較稍遲的。華桂似乎等得很着急。時常抬起頭來探望；我的心中却仍舊爲那沒見面的少女所苦。究竟那個少女怎樣美麗呢？如何告訴月娥，叫她領我們去瞧？這句話又如何說得出口？我愈想愈糊塗了，但結論是這樣——

「我總得瞧一瞧……」

天色漸漸昏黑了，埠頭上已經沒有行人。河中停泊的二三小舟，遠遠地射出星星的燈火，正似水面的飄泊的流螢。在靜穆而寂寞的時間裏，華桂忽然站起來說：「來了麼？」

「來了，等急了罷。」月娥從黑暗中走近前來，手中提着籃子。

「等急了，飛哥兒也在這裏。」

「呀，對不起，累得飛哥兒也久等。」月娥笑着拍拍我的肩。

「那有的話，橫豎我晚上總是玩。」我謙恭地說。

「飛哥兒想瞧瞧養貂蟬，哈，哈，哈！」華桂瘋起來了，拉着月娥的手。

「呸！瞎說！」我急了，在華桂的背上搥了一下。

「李家的少女麼？哦，真美麗！」

「你帶我們瞧瞧！」華桂懇求地說。

「可惜她不容易出門，一年出門不過幾次。」

「爲什麼呢？」華桂問。

「因爲她的父親不在家。她父親到杭州做

五四

什麼局長去了，在外面娶了姨太太，所以一連八年不回家。她們母女兩人，苦守在家裏，靠着收租，吃用也夠了，但心中總不快活。」

我從無聊的幻想裏產出虛虛的同情了，從同情裏又感着悲哀，赤子之心的悲哀。我一言不發地立在黑暗裏，望着河水。

「呵，飛哥兒，怎麼呆住了？傻子！沒有瞧見過，知道將來是不是你的老婆呢？倒先替人家可憐，真是不害羞！」華桂帶着譏笑地說。

「不許瞎說！仔細我搥你！」我又怒又羞地，禁止華桂。

月娥和華桂都大笑起來了。

「時候不早了，應該走了罷。」月娥說，於是華桂靠近她胸前去撫弄了一會。於是我們分別了月娥歸來。

市鎮上已經滿街燈火。喧嘩的聲音，響澈了全鎮。我纏在無聊和苦痛的幻想裏。父親適不在店中，然而我那晚也忘記了晚餐。

(三)

我一連幾天沒有跟着華桂到埠頭上去，因爲我怕月娥和華桂要拿我取笑。天氣漸漸炎熱，暑假轉眼便到了，我預備畢業考試的功課，比從前倍覺忙碌。但有時讀書倦了，夜闌人靜，心中又忽然想起——

「我總得瞧一瞧……」

華桂有時晚上也嘻皮笑臉地到房中來，說

一會，但只要聽見外面父親的脚步的聲音，便又鼠一般地逃出去了。

那一晚，我有些倦了，拋開書籍，到櫃台上去站了一會。華桂走近身旁，把我拉到棧房裏，笑嘻嘻地說：

「到手了……」

「恭喜你，幾時到手的？」

「昨晚……」

「在什麼地方？」

「埠頭過去的草堆裏。」

「呸！狗一般的！」我笑了。

「別罵人！明天下午我領你瞧李家的少女去。」

「那裏，」我羞了。

「觀音寺的小路上。」

「你怎樣知道？」

「月娥告訴我的。」她明天下午也到那裏去。「我忽然羞得回轉身來跑了，華桂在後面趕來說：

「到底去不去？」

「去，一定的。」

○ ○ ○ ○ ○

這一天，清早起來便似乎有些飄飄然了，昨晚睡得不很好，做了許多的怪夢。早餐後便到學校去，同學以為考期將至，對於功課都用心靜聽，教室裏也便有從前一般的喧嘩聲音。我心理却總是老在想些無聊的問題：

今天能夠瞧見嗎？瞧不見，怎麼樣？

總得瞧一瞧……

午餐後，歷史課結束後，大家都預備溫習，我便挾了書包，跑回店中，我記得途中的脚步，比平常是跑得快些了。

華桂看見我回來，便到棧房裏拿了兩小捆藥材，作為到河裏漂洗的模樣。我在他後面跟了出去。

觀音寺離古城鎮約有一里之遙，那裏的香火很盛。古城人最迷信觀音，他們無論男女，都呼觀音為「救苦救難的大士」。那天似乎是什麼廟會，途中老少男女，三三五五，結隊偕行，大概都是從觀音寺進香歸來的。

「仔細些，不要給賽貂蟬走過了！」華桂東張西望地說，手裏還拿着藥材。

「又不認識，知道她走過不走過？」我微笑地說，眼睛仍注視着行人。

「那一個小女子最美麗的，那一個就是……」華桂說到這裏，忽然跑向前去幾步。

我抬頭看見是月娥來了，也十分歡喜。

「等急了罷，飛哥兒。」月娥說。這一天她穿了一身月白色的布衣，頭上戴着一朵紅花，倒也有幾分美麗。

「李家的少女呢？」華桂不能忍耐地問。「在後面，快來了。」月娥回頭望着。

我們三人的脚步愈走愈遲了，月娥故意問我們離開幾步，表示她同我們是沒有關係的樣子。

夕陽反照在路邊林中的樹葉上面，樹葉上閃着燦爛的金光。暮鴉隊隊，在天空啞啞地飛去。月娥忽然站住了，同後面走來的一個女人招呼，那女人大約也不過是四十上下的年紀，臉上却帶着蒼白的顏色。眉頭稍蹙，似是半生悲哀的標誌。後面伴着一個梳辮的少女，身材似乎正同我一般的高。流動的眼珠，烏黑的頭髮，玫瑰色的圓長臉龐，襯着粉紅色的上衣，藍色的綢裙。婷婷而來，似碧桃在微風中飄蕩。

「這真是活貂蟬！」華桂輕輕地說。

我迷戀在暮色蒼然的歧路上了，這樣美麗的少女，是我從沒有瞧見過的。

然而人生的美滿而幸福的時間，終不過是轉眼的一刹那間罷。他們在前面走去了，微風吹月娥和少女談話的斷續的聲音到我耳際，那清脆而幽越的樂音。我的靈魂是被愛之烈火燃燒着了。

「跟到她們的家！」華桂提議。

「好的。」我說。走盡那蜿蜒的曠野的小道，到了古城的後街了。黑暗開始張開牠的幕。藉着市上的燈光，我們還隱約地望見她們三人的後影。再轉過一條小巷，前面便是一場空地，古槐三株，

直立池邊，我們模糊地望見她們穿過古槐，便
髮髻聽見開門的聲音。

「大約她們都到了家罷。」華桂說。
「應該回去了。」我無精打彩地說。

(四)

校中的畢業考試已經開始了。我每日考畢
的時節，總要走到那晚上走過的小巷後面的空
地上去望望，蒼然直立的古槐，清澈的池水，
水中的幾尾小小游魚，都已經成爲我的最相熟
的朋友。我到那裏去的時節，是瞞着一切人
的，連華桂也瞞着。

「我總能再瞧見一次罷……」
我的心中常常這樣希望着，走過古槐，便
是三間並列的大廈。靠左邊一間的屋是常常閉
着門的，我於是想像這就是我愛的少女所住的
家。

這裏來往的行人並不很多，所以寂寥之
地，能任我徜徉。但是那一天，不幸遇着月娥
了，她提着滿籃的衣服，正要往河邊的埠頭
去。

「飛哥兒，這裏玩得真好嗎？」

「我歡喜瞧池中的魚。」

「不是瞧魚，瞧人罷。」月娥笑了。

「瞧——替華桂瞧你呵！」我滑頭地說。

「瞧我？好說！瞧李家的少女罷！瞧她
，是不是？」

我從此纔知道她名字。

月娥遇見我以後，華桂也發現秘密了，不
時跑來找我。我心裏以爲她只許我一個人

那裏等着瞧的，對於華桂之跑來，甚不滿意。
於是便絕跡不走到那古槐小池的空地上來了，
心裏却終不能忘情，總想——

「我應該再瞧一次……」

畢業考試完了之後，榜出來了，我幸而還
考得好，名列第二。父親很歡喜，便籌備使我
下半年到南京進中學。同時也常有人來向父親
提起我的婚姻問題來，父親與高采烈，評頭論
足，總不滿意。

「李家的女，姍姍，好麼？」

那一晚，我在檯台上，忽聽見同父親談天
的夥計，說出上面一句話。這是危急萬分的時
候到了，我便靜聽父親的評判——

「美麗極了，可惜身體太弱，怕要短命。」
父親搖頭地說。

這「身體太弱，怕要短命」的八個大字，輕
輕地將我的心頭夢想完全打消了。愛之神呵，
你不要在幼稚的少年的心上，隨便地撒下愛之
種子罷，撒下了便任何雨打風吹終是難拔却！
我那時厭恨父親的評判，曾一個人躲着哭
了幾次。華桂不知道仔細，以爲我快要到南京
去了，離不開父親，所以悲傷。

「飛哥兒，好好地罷，到南京去讀書，用
功幾年，做了官，再回來娶親，——娶李家的
賽貂蟬。豈不威風嗎？」

他不知道我的希望已經輕輕地給父親迷信的

思想抹殺了。我那時只希望在動身往南京以
前，能瞧見姍姍一次；或者我們能夠談話，談
一句話。

暑假過去一半了，父親的在南京的朋友有
信來催，我於是便乘了一葉扁舟，離開家鄉。
我對於故鄉的水光山色，都沒有什麼留戀。只
是母親沒有到店裏來，臨別未見，不免神傷。
而且姍姍的影子，總時常在心中搖曳。甜美的
希望是沒有了，但幾時再瞧見她一次呢？

到南京之後，因爲初入中學，功課匆忙，
所以無聊的夢想漸漸忘却了。次年四月，父親
來信說：華桂已辭掉，是爲了與人家女僕通奸
生出小孩的事。我心中不禁替不幸的月娥悲
傷，而且華桂又到那裏去了呢？這有誰知道！
我因此又想起姍姍，她將來竟嫁給誰呢？那樣
美麗而「愛的女郎！她的將來的命運是幸福，
抑是悲哀？這也許只有冥冥中的神明知道！

如今，我已經八年不回到故鄉。但只要獨
自在暮色蒼然的小路上走着的時節，便不禁如
夢如烟地想起姍姍，她是我的第一個戀人！雖
然我們不曾談過一句話，而且她的心中，到如
今，一定還不知道世界上有愛她的我的存在！

(附記)這是我第一次學做小說，或者
不能算是小說，也未可知。但這是沒有
什麼關係的。

九，二十八，病中續成。